

江湖杀手情

上

鬼谷子 著



7247.58
:1

42085

江湖杀手情

鬼谷子 著

(上)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江湖杀手情

鬼谷子 著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 文 心

封面设计: 李 欣

江湖杀手情

Jiang hu sha shou qing

鬼谷子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 19 · 字数 40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ISBN 7—5317—0698—9/I·692(上、下)定价:9.95元

目 录

一、妙龄女血染普渡庵 好色徒尸横半山亭	1
二、假尼姑诱奸良家女 冷一凡行医做善事	22
三、浪公子遭难鲁班庙 女杀手暗中解危机	44
四、江湖客有意仿秘招 三夫人小店求名医	63
五、二先生追寻女杀手 铁头翁怪罪憨判官	89
六、假郎中深宅治难症 怪病人床上掩真情	107
七、娇音音酒后吐情语 女杀手夜半寻仇踪	120
八、谜套谜连环实难解 剪对剑判官制搏杀	143
九、冷一凡巧遇救裸女 普渡庵再度起杀机	160

十、谷公子尼庵逞淫威	
冷一凡受伤遭暗器	181
十一、浪公子毒发命垂危	
女杀手施术救一凡	193
十二、谜中谜纹身谜难解	
奇中奇剪刀剥人皮	213
十三、恨难消俏女说原委	
怨难解杀手夺仇人	232
十四、说不清三女互争强	
得秘报浪子截谷峰	255
十五、讨血债姐妹酬夙愿	
不了缘浪子重流浪	270
十六、金剑客瞬间毙三命	
冷公子深山遇故人	285
十七、不速客亮剑解疑心	
十里香媚倒浪子侠	305
十八、探密室险些葬深渊	
堕石牢浪子陷绝境	332
十九、遇囚徒偶得无价宝	
遭搭救一凡又逢生	348
二十、金剑手试剑会浪子	
娇音音失恋寻情人	365

二十一、访密谷险避杀人蜂	
查石棺炼铁救掌门	381
二十二、慈判官智杀跟踪狗	
冷一凡冒雨寻音音	405
二十三、放毒蜂音音险遭难	
见美男浪子生嫉心	432
二十四、土谷祠金剑对银剑	
揭假面难断伪与真	445
二十五、冷一凡决斗劳山鬼	
房二爷细说连环套	464
二十六、悦来店寻访十里香	
奇男子难过美人关	485
二十七、贾少侠及时救浪子	
十里香受制变丑妇	505
二十八、小姑太痴心美男子	
江掌门重见地灵经	519
二十九、少门主冒充金剑手	
贾依人斗智换人质	534
三十、大决斗谜底尽揭晓	
善胜恶天地本无私	549

一、妙龄女血染普度庵 好色徒尸横半山亭

荡荡的官道已瘫痪在炎炎烈日之下，高张的火伞直可以把人烤焦，尤其在午未两个时辰，是最使人受不了的。

路上行人绝迹，不管肩挑负担，行旅骑乘，全都觅地歇凉，闪避这酷热的时辰再上路。

现在是正午，离官道一箭之地的普渡庵门前古榕树下正有个人坐着歇凉，看样子是刚到，不断地挥动着竹笠在扇凉。这人二十出头，衣履蔽旧，长剑横在膝头上，褪了色的织锦袋斜在肋下，像个落魄的武士。

庵门徐徐开启，出来的不是尼姑，而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少女，朴实的打扮，像个乡下女子。

当她行经武士的身边时，脚步滞了滞，转脸望了一眼。

四目交投，武士心弘陡然一震。

少女的脸色也微微一变，随即飘然而去。

但她的影像似乎还留在武士的眼前，清丽脱俗，冷艳逼人，谁只要看了她一眼便会一辈子忘不了。

更令武士心震的，是她的眸子，眸光像利刃，充满了野性，这与她的面庞极不谐调。

她是谁？望着她背影消失的方向武士自问。

一条人影冲出庵门，停住，四下张望，是个中年女尼，

脸色十分难看，当目光扫到武士时，略微停留了那么一下，随即匆匆朝前奔去。

武士心中一动，这尼姑定是去追那野艳少女的，至于为什么，他懒得费心去想，因为事不干己。

他抬眼望了望阴覆不及的蓝天，炎炎赤日，光看就已经感觉到炎热，还不到上路时辰。

没多大的工夫，一声刺耳的惨叫突然从官道方向传了来。

武士吃了一惊，站起身来，皱了皱眉头，弹身奔了过去。只见官道与通尼庵的小路交叉口躺了个人，赫然是刚刚去追人的中年女尼。

疾行数步，到了女尼身前一，看，心头突然抽紧，一地的血，宽大的僧衣已濡湿了一半，人没死，还在抽搐。

举目望去，一个苗条的身影已在十丈之外，快速地变小，身法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杀人者便是野艳少女。但现在是救人要紧，武士咬咬牙，蹲下身去，沉声道：“师太，伤得重么？”

中年女尼瞪着失神的眼，努力翕动嘴唇，但发不出声音，涌出的是血沫，根据经验，伤已深透内腑，通常已无法救治。

武士的眉头紧紧锁了起来，现在，他才发现创口在腋下肋之间，似是刀剑之伤，当下再次开口道：“师太，她是谁？为何要杀你？”

女尼眸子大张，拚命挤出三个字：“女一杀一手！”

眸光黯淡下去，瞳孔放大，一堆血沫盖住了嘴，寂然不动，是断气了。

武士触了触女尼的鼻息，再摸了下腕脉，吁口气，直起

身来，心里想：那野艳少女为何要杀一个遁入空门的人？那少女是从庵门内出来的，她们之间有何过节？现在只有进庵去查问明白……

于是，他立即掉头往尼庵回奔。

通常一个男人是不进庵堂的，但现在事出非常，也就不管这些规矩了。

他大步进入庵门。

门里是个庭院，杂蒨了些花草，两叶墨竹分据院子的左右两角，竹叶边水池假山对称，水滴苍苔，令人有沁凉的感觉。

迎面是佛殿，装点得近于华丽，目光透过殿门，可见手持杨柳枝净瓶的大士塑像，善财龙女分依两侧，青灯木鱼隐现在氤氲的香雾里。

宁静，使人不期然地兴起脱俗之念。

渺无人迹，难道这庵堂只中年女尼单身主持？

武士进到殿门之外，殿里的确没人，本来是清静之地，但由于中年女尼的被害改变了感觉上的气氛，清静变成了死寂，还隐隐透着阴森。

“有人么？”武士放开嗓门叫唤了一声。

没有任何反应。

犹豫了片刻，武士跨入殿槛。目光巡视了一遍之后，从佛龕绕过，出中门，又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三方是精舍，依然不见人影。

轻轻吐口气，笔直走向居中的精舍，一明两暗，明间是个小佛堂，青磬木鱼，香花素供，中间挂着观音书像，落款

是吴道子，是真迹还是膺品便不得而知了。

供桌前有三个蒲团，都有跪的痕迹。

由此看来，庵里便不止中年女尼一个，可是人呢？

呆了一阵子，步向右方的房门，里面是介于静室与卧房之间的布置，有云床，也有绣榻锦衾。

使人惊诧的是房里居然散发出属于女人闺阁的幽香，出家人竟不能除俗么？

又到左首房门，刚刚到了门边，里边传出“啊！”的一声尖叫。出乎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使武士心头为之剧震，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定定神，再向前，目光扫处，全身的筋肉都抽紧了。

房里的布设跟右首那间大同小异。

一个俗家装扮的中年妇女缩坐在房角，惊布地望着武士，脸上的表情像是突然碰见了鬼。

床边地上，一个妙龄女尼躺卧在血泊里，流开的血水像一条条的红蛇。

“这是怎么回事？”

“……”

中年女人直发抖，似乎已瘫在那里不能动弹，瞪着眼连眨都不眨。

“到底是怎么回事？”武士再问了一声。

“你…………大侠不………是……哪…一路？”中年女人终于挣出了声音，声音是抖出来的。

“什么一路？”

“女……杀手！”

“女杀手？”武士叫出声，“是她的杰作，太可恶了！”

脑海里立时浮起那野艳少女的影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竟然会是杀人如儿戏的女魔？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杀人不是消遣，也不是享受，总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呢？

“她为什么杀人？”武士紧迫着追问。

“不……知道！”中年女人摇头，现在她已镇定了许多，不像刚才怕得要命的样子，吐语也顺畅了些，不再发颤打嗝。

“你竟然会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庵里有些什么人？”武士目芒闪了闪。

“有住持师太，刚才追凶手去了，还有两位小师父，一个被杀……就是这位，另一位进城募化，我是打杂的。洗衣烧饭，服侍……”

她没说下去。

“哦！”

武士习惯地皱起了眉头，住持师太不用说就是那被杀的中年女尼，两个年轻的一个进城募化，如果归途上碰到女杀手，会不会跟着遭殃？

想到这里，觉得这档事既被自己碰上，如果袖手不管，有悖武道精神。

当下神色一怔道：“你们住持师太也在路边遭了毒手，你设法报官和请人料理善后吧。我有事得马上走。”

“住……住持也……”中年女人哭出声来。

武士转身匆匆离去。

路边凉亭，本来木栏坐椅已经朽坏，不知是那位好心的路人在亭子里摆了几块平整的大石头当作椅子用。

现在，日头已经略向西偏，但暑气不减。

一个青衣少女独个儿坐在亭子里的石头上歇凉，她，就是在普渡庵杀人的野艳少女，从她紧蹙的眉头看，似乎有极重的心事。

三骑马奔到，在亭子边勒住，可能是赶路太急，加上酷热如焚，三匹马都在那吐着白沫。

马上人一个是油头滑脸的中年男子，另两个是彪形大汉，其中之一是个大胡子，绕颊的短髭像镶了一圈粗硬的猎鬃，加上一对突眼，显得十分狞恶。

另外一个脸上挨过刀，一条凸起的肉从额头正中央斜到眼脸下方，说多凶有多凶。

中年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亭子里的青衣少女，脸上挂着邪笑，伸脖子在吞口水。

青衣少女仍在想心事，似乎根本不知道亭子外来了人，连眼皮子都不撩一下。

“老大！”刀疤汉子开了口，声音像驴叫。“歇会吧，顶着大日头赶路，人受不了，牲口更受不了。”

中年男子似乎被青衣少女吸了魂，根本没听见。

“我说老大！”络腮胡接上道：“咱们歇会吧？”嗓门提得很高，像是在吼。

“哦！”中年男子回过神来，“什么？歇脚！不成，要是一歇就不能在时限内赶到地点，这么着好了，你两再赶一程，另外找合适的地方歇凉。”

“那老大你呢？”络腮胡子浓眉翘了翘。

“我？嘿嘿！”中年男子下了马背：“我先在此地喘口气，会赶上你们，走吧！”

“老大！”刀疤汉子耸耸肩，目光朝着青衣少女一扫，撇着嘴，“是毛病犯了么？这种天气，这种地方，您还提得起兴致？”

“快走，别废话耽搁时间。”中年男子用力一挥手。

“老大，包您汤泡难，哈哈！”

络腮胡边说边拨转马头。

“走！”

刀疤汉子提缰，双腿一夹。

两骑马拨开四蹄，向前冲去。

中年男子目送两名手下离去，然后把马缰朝凉亭柱上一绕，搓搓手，靠在柱边，自顾自贼嘻嘻地一笑。

“小妹子，你一个人上路，不怕碰到坏人么？”

青衣少女没答理他，充耳不闻的样子。

“小妹子！”中年男子又开口，“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让我想想……哦，对了，在酒店里，我进去，你出来，照了半个面。小妹子，你教人一见难忘，嘻嘻，我昨晚做梦都梦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青衣少女缓缓站起身来，举步要走。

“小妹子，别忙着走，听我说，我是真的想保护你，这一带很不平静，你一个孤身女子太危险了！”

周身上下打量了青衣少女一番，笑笑又道：“你这副身材容貌真的会迷死人，要是能够跟你……嘿嘿，做鬼也甘心。”

忽地吞了一下口水。

“跟我做什么？”

青衣少女抬眼望着对方，脸色很平静，没有生气的表示。

“嗨！”中年男子猛吞口水，一副馋涎欲滴的丑相，扭动着手指头道：“小妹子，你这么大了，难道不懂？干脆一句话吧，就是男人跟女人玩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游戏，这你懂了吧？”

“还是不大懂。”青衣少女居然笑了笑。

这一笑，使中年男子全身酥酥地搔不着痒处。

“小妹子，我一教你就懂了，对，你叫什么名子？”

“这用不着告诉你！”

声音脆得发腻。

“好，不告诉也没关系，反正……是没什么关系，你是做哪一行的？”中年男子向前迫近了一步，双方的距离伸手可及。

“我？”

青衣少女用手指了指鼻子，很平淡地道：“我是做没本生意的。”

“什么，没本生意？”

中年男子似乎大感意外，瞪着眼，想了想突地一拍脑袋，恍然道：“女人，干没本生意，我懂，小妹子，你干这一行该懂得行规，到襄阳来拜过码头没有？”

“这……还得拜码头么？”

“小妹子，别装迷糊了，你当然是懂得的，告诉你……”

用手一拍胸脯，昂了昂头：“襄阳城百里之内，全属谷

大公子的地盘，而我胡有才，是谷大公子手下第一红人，只要我姓胡的交代一句话，没人敢碰你半根毛。”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这么说……碰到你胡老大是我的福气？”

“当然，可不是，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哟！胡老大，看不出你还出口成章呢！”

“这……嘿嘿，套用说书的常挂在嘴皮子上的一句现成话罢了，事实上我没进过学堂，仅仅认得自己的名字。”

说完眼珠子一溜，装得一本正经地又道：“我说大妹子，你是一枝花，你是仙女下凡，不该作那没本的生意，我吗……嘿嘿，三十郎当还是光棍一条，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包你不愁吃穿。”

“你是说……要我嫁给你？”青衣少女挑了挑眉。

“着啊！就是这句话，我们有缘么！”

“这，我得好好想上一想。”

“嗨！大妹子，有什么好想的，有缘的碰在一起，天雷也打不脱，嘻嘻！”伸手去拉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往后一缩身。

“你要做什么？”

“大妹子，我……呃！我们亲热一番。”

手又想伸出，绽出一脸邪意的笑。

“什么，亲热？胡老大，你以为这凉风亭风水好？”

“这……”

胡有才怔了怔，又回复色迷迷的样子：“大妹子，做好事还得看风水？当然，大路边怎么成，你看那边有棵小树，

树底下草长得很旺……”

“嗯！那里风水还不错。”

青衣少女一副满无所谓的样子，大方得出奇。

“那么走吧，我……真有些等不及。”

脚步一挪，伸手便挪，伸手便抓，练家子的动作，习惯成自然，他这一抓快捷无伦，但青衣少女轻轻一扭便避过去了。

胡有才立即警觉，目芒一闪，道：“你还是会家子？”

“练过那么几天，花拳绣脚而已！”

“啊！那更好，练过功夫的女人，味道……呃大妹子，快走吧，我还赶着去办另一件大事，没时间磨菇。”

“我看另一件事不用去办了！”

青衣少女边说边转身出亭，朝不远处的小树走去。

胡有才急急跟上。

野草齐腰，人走在里面只露出上半身。

到了树下，停住。

“胡老大，这地方好么？”

“好！好！再好不过了，大妹子，先让我抱一抱，摸一摸，嘻嘻！”

胡有才双臂一张，饿虎般扑上。

青衣少女眸子里煞芒一闪，伸手刁住胡有才的左腕，反扭……

“啊！你……”胡有才惊叫一声。

猛力一挣，没挣脱，手臂上扭，腰已弯了下去。

他已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妹子，你这是做什么，要考